

劉向說苑纂註

七

漢書門				
一	三	五	〇	三
〇	六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五	漢
六	一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3	
冊數	10 (7)		
函號	298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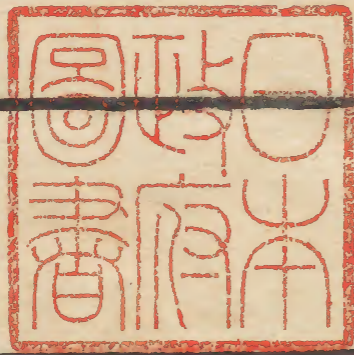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

十三 草文庫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也而後考之於

著龜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屋之士皆

關其謀周公攝政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士芻蕘之役咸盡其心芻蕘

薪采者上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詩大雅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故萬舉而無遺

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
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

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論語子罕篇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堯之九臣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空后稷為田疇變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政禽其四臣詐而誅於野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誠者隆至

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曲直錯置當作直則慮曲由重其豫惟恐不及由猶同言先事慮之事至無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楊子已見上名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其書不傳而列子莊子多舉其語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

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室太

曰合則富不合則貧是觀貧富者也不可謂有行矣成則活不成則死是計生死者不可謂有勇矣楊子之言至矣僕子猶以為不知命知命者趨義不知有行與有勇者也晏子不與崔慶可謂知命矣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孔叢子古今人表並以

此章見家語兩
皆孔子世家孔
叢子等之書文
各異

竇其聲相近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

也故可圖特三人不可塗故欲殺之於是乃召

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謂孔子於魯孔

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洋洋盛貌丘之

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家語子路敢問奚

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

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

政家語作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也人而後從

為趙孟此時趙鞅未死不當稱謚蓋記者追書失其義耳故丘聞之剗胎焚

凡孕而未生皆麒麟仁獸牡曰胎物釋曰天則麒麟不至麒麟仁獸牡曰胎物釋曰天乾澤而

漁蛟龍不遊蛟龍屬無角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鳳凰

雌曰鳳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重家語作違

太室曰二子善類不知見幾而作故夫子以天卯見之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

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釐與僖通釐王

家語本篇文
異

名胡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

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王肅曰此逸詩也皇

語上帝作上天與人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

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家語作夫

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故天殃其

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

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

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也景公大驚

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

管仲小問呂氏春秋重言

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

日之役者歎呂氏春秋作諱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

邪管子作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邪管子注曰桓

視上所以察君也必乃令復役無得相代管子注

是人者知吾謀也乃令復役無得相代管子注

至管子作東郭郵呂氏春秋作東郭牙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償者

延而進之償謂賁引分級而立管子注曰公以客

級而上謂使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善以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

妙處若不可知而說來却

說苑卷之十三

是定理只是
粗心人發不
及粗耳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
樂者鐘鼓之色優然和也愀然清靜者綬經之色勃然
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心在兵武其貌充滿曰者臣望君之
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
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
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
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
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也不能隱聖人
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
尊祿而禮之

呂氏春秋先識
篇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

義也屠餘呂氏春秋作屠黍註曰屠黍晉出公之
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

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其國法歸周

呂氏春秋國法作圖法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

先亡高誘曰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

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

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呂氏春秋然作爲註

曰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示以人

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

良不與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

說苑卷之十一

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趙韓魏滅晉後而三分其地○攷古質疑曰太慶按

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年以至春秋之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亡也今舉晉平公之事

而居三年晉果亡晉何嘗亡耶又周威公乃威公當考主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

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高誘曰中

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奴西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

辨辨別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

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

女切躋固無休息躋足脛也切躋猶磨脛呂氏春秋作切倚註切躋

息夜淫不足淫昏康樂歌謳好悲高誘曰康安也安淫酒之樂樂

極則繼之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

山次之居三年中山果亡中山亂男女之威公又

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鉉疇田邑而禮

之鉉疇呂氏春秋作義又得史理趙奚以為諫臣

史理趙奚呂氏春秋作史去苛令三十九物高誘曰物

也事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

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極盡國之亡也天

與之亂人與善諛者諛謂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

晏子春秋問下

說文解字

卷之十三

五

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

不沒者三板締疵謂智伯曰姓氏急就篇周有締

臣有締疵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

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竈人

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

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

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

勝矣夫一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借孤負也為難不

孰人情觀萬人不失一

家語好生篇

經妙解可入禮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
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
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締疵締疵逃
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

及三年必亡矣家語三年作二年後丁年而亡弟子

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

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

言索也索也者盡也及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

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

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計地大小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

白圭名丹周人也或以為魏人按中史記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

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太室曰之其君必必求也則三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

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

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

正字通曰古蔡國今河南汝寧府周文王第十四子叔度封蔡今上蔡縣後遷

州來以州來為下蔡今新蔡縣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太室曰將死之病雖有醫不能活之而取良醫之名國之將

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

史記齊世家韓
非子十過文各

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
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
兵而往來虜甚衆司馬見虜甚多也問曰得無有昆弟故
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
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
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
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
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
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

異

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韓非子曰公死

而奸內豎刁自刑以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

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韓非子曰易牙

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其子之忍將何有

於君君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

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子木也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

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管所下士者三

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與已相若臣者家臣與枕禮者也所與同

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

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
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
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楚世家
二十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
大夫號曰白公白公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
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
從者屈固負王亡於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
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
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

史記韓世家

韓昭侯戰國策註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韓昭侯
作屈宜咎註許慎曰屈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
宜曰楚大夫在魏也韓世家
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韓世家
時下有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韓分
時字

明眼人着禍
福了如指掌
未有不著者

接弘農得明年太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
新安宜陽而顧及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
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昭侯不郵其民急則于
天怒矣是以果不出門
宜咎能以人事
驗天心智哉

田子顏自太術木術蓋地名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

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

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太室曰行於內言
行之志已久也子顏欲

使其眾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

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

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言晉不足患矣吳害可患夫吳君

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句而人輕其死

以從上使如慮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

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如虜疑地名梁公曾登山見如虜之

戰用百姓信如所聞者其行勿已者不可不備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攻古質義

日太慶按杜氏註左傳晉人勝智氏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所謂春秋後者自哀十七年始而闔廬

入郢乃定公四年相去五十四年泥智伯亡而吳滅已久此事誤矣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

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

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畜積多畜積多

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

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

晚矣子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

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

之心表氏之婦絡而失其紀急就篇註絡即今之綿細是謂抽引麤繭

猶緒謂失其緒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

知其過哉太室曰斯人猶其身

孝宣皇帝之時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霍氏奢靡木司馬大

將軍霍光家尊盛奢侈也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

漢書霍光傳

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師古曰：不許之。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封。子張章為博成侯，期門董忠、高昌侯、左曹楊惲、平通侯、侍中金安上、成都侯、侍中史高、樂陵侯。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集韻：竈，竈也。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

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是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新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四，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

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
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
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銖
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
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
字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
伐魯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
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大室曰此老子之言此之謂
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中行文子晉荀吳子荀寅左
傳定公十八年荀寅伐公敗

絕破獻媚心
事覺小人許
多好意皆索
然無味

北奔從者曰為此畜夫者君人也此此地也畜夫
典田官也言此

人出于君家者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

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

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言吾恐其
檢吾以求

容於他人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畜夫之所在執而

殺之蓋文子入門不上堂俟後車
入門疑畜夫不在求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

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

太室曰得之者
謂知已之非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爾雅釋器衣蔽前謂之
襜郭璞曰今蔽膝也

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

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戰國策文與之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魏策宣子作桓子宣子不予任增曰

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

之是重欲無厭也魏策註重猶多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

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魏策曰乃與之

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魏策

萬家之智伯喜又請地於趙魏策曰因索蔡阜狼於趙趙不與

日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內智氏遂亡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楚子圍鄭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遂還師以逆

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諸侯請盟約之言

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莊王辭曰我德薄矣願諸

將將大貌宵宵深遠貌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是不私於是

遠者來朝近者入賓按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曰先君莊王為苑居之

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

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

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

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

敵而無惡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此章見左傳哀
公元年楚語此
為藍尹慶語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

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春秋定公四年蔡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杜預曰
日柏舉楚地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

席擇不取費杜預曰選取堅
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災親戚之

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士卒食熟食半
而已始就食也

左傳半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杜預曰所嘗
甘珍非常食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杜預曰知身
死不見曠棄今夫差亦有臺榭陂

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杜預曰妃嬪貴者
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從來成敗莫
不由此非獨
一夫差為然

此章見左傳定
公九年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

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言越
楚攻已

故先示我以國不罷罷
勞而豫防其患也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兵車
之數

比太車之轂為長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攻古
實疑

日楚莊王至越破吳時相去凡一百八十年莊王
字必誤○嘉按左史倚相者仕于楚靈平昭三王

之時此不可謂莊王聽之又依史記越滅吳楚
東廣地為惠王四十四年之事此章有差謬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

子曰不可也文子鮑
國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太公

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謂陽虎欲奮其
詐謀以圖齊國夫虎有

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

容其求焉求容于齊也左傳作求容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

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

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之當作

本紀標註引此章作曰請阻之之當作桀怒起九夷之師

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

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

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南巢地名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隧已見上蓋關山為道不通過水折

舟折毀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

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

曰非也天落兵也太室曰落兵者降兵也風霽而乘以太雨

水平地而畜畜積也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

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燂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

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燂之已燂滅也

是燂之言燂商也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

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杜預曰城濮衛地城濮戰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年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太

召氏春秋義贊 篇文異

曰不足於信易使信也服戰之君不足於詐太室曰不足於詐易行詐也

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

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

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報猶復遂與荆

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

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

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咎犯之言寡人既行不可

復也雍季之言百世行之無窮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燂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

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左傳

二十八年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惱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咎犯對曰卜戰龜燂是荆人也龜以荆燂也今龜燂則荆人滅之兆

也荆即楚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言我進則向歲星近

也彼向我來則進歲星來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

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

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

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

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四水蓋人名史記標注引此章四水進諫曰作

與羅自是仁者事而先坐以好名一字則非仁者事矣

范蠡曰，二十字按越世家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卜其事請貨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夫饑越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與此所說異趣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也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太室曰淵善轉徙若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者故曰誰國無有

此章見左傳定公八年文異

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太室曰服字上有脫字仁人不可以饑餓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杜預曰二子晉大夫與衛靈公盟於剗澤就衛地靈公未喋盟太室曰盟當作血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左傳按衛侯之手為涉化之事方言以掌握之日按搏屈折也涉化以他

國之大夫而按國君腕屈折之辱之甚矣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左傳作王孫賈註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姊妹女者家

說苑卷之十一

人質於趙百性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

三日遂徵之徵也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

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

乃出西門閉東門太室曰出西門閉東門備敵周

知趙氏聞之縛涉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

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

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

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太室曰贊恐當使魯君為僕

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

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

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

也魯君遂為僕太室曰楚主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

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又藝苑危言孟子所稱

齊景公涕出而女于吳按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

繫俱早亡葬常熟縣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葬畢

化為白龍而逝化龍事雖惟誕弟未差不聞齊女

為夫人則終繫為得之意是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

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夜

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

能以令諸侯今出令以又不能聽聽命是生

善於處人涉世之言

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兵若蜂蠆然
不弃毒於人則不靜遺猶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
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見左傳相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

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杜預

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

妻之杜預曰欲以他女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

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

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家語好生篇文
小異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家語馬人字子事臧文仲武

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太宰德夫曰孺子容無考意者武仲之子

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包咸曰蔡國君之守龜也

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

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說文曰兆也馬人見

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

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

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不

乎

此章出戰國策
文異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安陵纏楚策作安陵君

說文解字 卷之十三

名壇失其姓楚之幸江乙往見安陵纏曰楚策註

臣後乃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

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

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

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

楚策註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

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言受其教

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乎獨猶特言無有計恃有

從死以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暮年逢安

陵纏謂曰前白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

看得財色甚活說得人情可憐

安陵纏與楚王相昵如此而獻媚於之言猶俟其會可入而忠臣強諫欲庸君之聽豈不難哉

居暮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

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

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

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

雲蜺蜺虹也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兇從南方來正

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兇死

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

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

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

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此章見左傳信
公二十三年文
異

善謀安陵纏知時

故曰楚策作
君子聞之日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

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
太子訪諸令尹鬬勃鬬

勃止之商臣怨鬬勃止王
立已見左傳大公元年

楚攻陳晉救之
左傳作

父侵蔡楚
子救之夾泚水而軍

杜預曰泚水出魯陽縣
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陽

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

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

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

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

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衛人獨不喜有憂色衛君

戰國策文異

戰國策文小異

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

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

方當也衛策作無力
之禮不可不察也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

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津梁而擬

邊城衛發民修梁津
其固比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衛策註顏
太子名使奔衛

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衛策註君
謂智伯甚愛

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詳

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許應元曰兵貴伐
謀南文子知此矣

說苑卷之十三

三

韓非子與此文異

說苑卷之十一

叔向之殺長弘也長弘王卿士數見長弘於周因佯遺

書曰此章多脫誤蓋叔向使入于周使數見長弘因佯作長弘與叔向書曰長弘謂

叔向曰太室曰此六字似註文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

劉氏而立單氏劉氏單氏共王卿士之家劉氏請之君曰此長

弘也此長弘也言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公子午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

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

之城秦楚患壺丘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秦楚

合則城不成故歸楚公子君乃止難亦未構言君止城壺丘楚無後難可憂

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

晉晉人鞞城晉本意亦不在乎城壺丘故得賂且止楚獻晉賦三百

車太室曰此句未詳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明白光澤也明白之乘所謂美澤可以鑿

也之車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

以生故言見意外之事以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思有故事也

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

太室曰圍周法恐敵據之故除之按周法依山山谷為牛馬圍也楊子雲傳以罔為周法李奇曰法者

避禽獸也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

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鞞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鄭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

韓非子文小異

說苑卷之十一

三

初封于鄭鄆國名祝融之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

後妘姓所封在漆洧之間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

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以戮若盟狀

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

鄆按鄭世家桓公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號鄆果

鄆獻十邑竟國之註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與此所言異趣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

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

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

封字上下有脫文私按是當作殆非就封者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

太室曰此章此太公望就封時事子政失點檢

僕榜泚而載之接猶承也泚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

行不及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釐何蓋萊侯之諷齊

世家太公鞅明至國萊侯來伐之爭營丘正字通古萊音黎萊即釐不必更叶故以鄭桓

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丈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

子慮俛而笑之丈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

之反見桑者而助之見桑者反顧臣之妻則亦有

送之者矣丈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劉向說苑纂註第十三終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十四
明新安程榮校
日本尾張關嘉纂註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尚書洪範作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正義曰無偏
私無阿黨王家所行
之道蕩蕩然開闢
言至公也古有行太公者帝
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
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
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論語泰伯易曰無首吉
周易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
吉註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十四

明新安程榮校

日本尾張關嘉纂註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尚書洪範作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正義曰無偏

私無阿黨王家所行
之道蕩蕩然開闢

言至公也古有行太公者帝

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

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

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論語泰伯易曰無首吉
周易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
吉註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

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此蓋人君之

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元首。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

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言於此推之則於彼刑之堯躬親行

之天下萬世則之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

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

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

以不黨伊呂是也。謂伊尹呂望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

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此之謂也。詩小雅大東篇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

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

語語精透

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

言不公也。詩大雅蕩之篇鄭玄曰疾病人者重賦

邪僻不由舊章孔穎達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

曰季札。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號曰延陵季子

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

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

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

令國及季子。何休曰祝因祭祀也論語謁死。餘祭

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春秋魯襄二十五年吳子謁卒二十六年餘祭

史記吳世家公羊傳襄公二十八年雖文各異可并見

立二十九年死三十年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

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史記僚為玉餘昧之子不與此文合公羊傳以為壽

乃自立為吳王季札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

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

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

之何休曰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勝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以位讓季子曰

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

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

之延陵何休曰延陵吳下邑禮公終身不入吳何

曰不入吳朝既不忍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

賢者之言情理俱透

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

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言庶幾也至公也諸侯之義死社稷太

王委國而去何也太王公劉九世孫委國而去去邪避獯鬻也夫聖人

不欲強暴侵陵百姓言不欲強暴之故使諸侯死

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

育戎氏勲育孟子子作獯育北狄強者漢時匈奴也以犬馬珍幣而伐不

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者老而告

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

也養字上當有所字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

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吳越春秋

說苑卷之十四

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皆興仁義趣

上之事趣上者言德盛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

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太室曰私身則

民不自保不私身則民自保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穆公名顯元公子周人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

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史記魯世家曰

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括地志云太公擇地

而封營丘齊世家曰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

不徒若此營丘又有天固四塞有險固也穆公心慙不能

至公之言非至聖道不出

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

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

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辟就猶往

來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

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

之俠於兩社之間也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兩社之使

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

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

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太室曰或示以下恐

有脫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
 禪賢三主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
 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
 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主以天下為家秦始皇
 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
 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
 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
 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
 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

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之虞秦始皇紀收天下兵

鑿重各千石謂鐘磬之材為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

室至雍相繼不絕秦始皇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

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諸

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又自極廟道通鄠山作甘

泉前殿築甬道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

自私偏駁自私自言偏私不正也呂覽曰有得天下

立也生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

於公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聞然也無以

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衆醜我遂

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雁
 出而見殣為餓殍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
 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
 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
 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
 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俟何
 為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
 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
 營內奸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
困廩之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
圓者也

家語好生篇又
 見呂覽貴公篇

孟子萬章上篇

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
 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
 也一殣何足恤哉太室曰此章大意言公非無德其弊在不推耳
 楚共王出獵共王名審莊王子而遺其弓家語作上左右
 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
 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雖雍雖孟子作雍疽鄒那

云孔子於衛主雍雖雍雖姓名也與雍疽聲相近
趙岐誤註東坡曾考正之陳晉公十集云孔子主
雍疽趙岐以為雍疽之醫按說苑雍雖人姓名趙岐
傳之誤人考云雍姓雖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

臣於齊主寺人春環有諸寺人孟子作侍人奄人也春作瘠瘠姓環名也

雍雖瘠環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朱註曰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

路之妻兄弟也顏讐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雖與寺人春環是

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朱註曰不悅不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

桓司馬宋大夫向微服是更換小衣恐人認得是孔子嘗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陳侯周陳湣公也湣公六年孔子至陳朱註曰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雍疽侍人之事乎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

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朱註曰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如孔子主雍雖與寺人春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欲使天下之民各得

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

之惡人事浹王道備決也周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

麟至几物之純至曰精聖制之純此天之知夫子

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

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何為而之

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

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

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

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

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

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

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

兩而字無意義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不得

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太室曰聖人之道不行則天地蔽動天地何為

不欲道行也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則人民何為不欲道行也天也人也欲道之行而

不得也是道之不行非天也人也所為何怨何咎我所以達天意者本以學人事也我知天故天知

我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

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

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汚泥傷紀綱之

廢壞總之曰綱理之曰紀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

左傳文公十二年

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

德積而不肆大太室曰肆亦大也大字衍道屈而不伸海內不

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

則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篇而作如孔安國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故

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一城謂費公山弗擾以叛之所

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

息三軍以下左傳作兩君之士皆未愁也皆二國也明日請復戰史駢曰

使者曰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註我下左傳有也字

言肆聲放失常節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趙盾曰左傳作晉申趙穿當軍

左傳定公四年
史記伍子胥列
傳文各異

效在好朋友
各行其志而
兩不相礙

門呼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
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
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

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
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

昭主出走史記曰吳王入郢昭申包胥不受命西

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
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

言無子之告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

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

救楚王世貞曰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

胥戰國策以為楚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策

之誤兵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及國復欲封

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

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詩邶風谷風篇鄭箋云匍匐言盡力

往救之引此者稱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

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

之所不著無當其處太室曰上一句道臣為令尹

說苑纂注 卷之十四 九

泛無欲上者
出人品可謂
善於掄才

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
 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尸祿已見上詩魏
風不素餐毛長曰
素空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理木士稽稽臣
罪之輕重也
 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叔孫敖秀羸多能太室曰
秀羸恐
當作秀羸
猶曰羨秀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
 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
 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
 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
 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
 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二百

此章與晉語可
并見

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
 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憲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
 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阿私施刑戮而不
骹音委呂覽直則骹註曲也又漢書淮南王傳
薄昭與王書皇帝骹天下正法而許大王師古
曰骹古委字
骹謂曲也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虞
丘
子家干法孫叔敖不得執而戮之虞丘子之言
王所以安孫叔敖下章趙宣子之賀我亦是此意
而後國人畏服古人之於賢者已
舉之復圖成之終始無所不盡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晉語晉侯
作靈公其為人不可
 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

役韋昭曰河曲晉地魯文十
二年秦伐晉戰於河曲趙宣子之車于行昭

曰干犯也韓獻子戮其僕僕車也人皆曰韓宣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韋昭曰升於公朝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唐叔虞者晉始封之君也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

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楚子伐鄧之事見左傳莊公六年晉大康地志云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

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拮菜二十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畚以草索為之之器載與戴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

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

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

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

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

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

三行者禁暴教幼保國也非所以從政也文人舍之矣文人舍之矣者

舍我之謝之軍門之外耳謝之軍門之外耳者斬二子軍門之外也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

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

者將以司犯王令太室曰司當作伺而察觸國法也夫直

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

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

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駁駁也言不純干法也吾在上位以

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

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

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

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

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

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

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

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也乃相與作歌

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也程式廷理解之子文不聽

恤顧怨萌方正公平法之不公怨之萌也子文憂顧之不營私之意可謂方正也

楚莊王有茅門者茅門門名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

朝馬蹄蹂躪者屋水流斬其輓而戮其御輓謂太子

入朝馬蹄蹂躪廷理斬其輓而戮其御太子大怒

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

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

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

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

稷不守吾何以遺子言國亡無太子乃還走避舍

再拜請死

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

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

君在前而不踰不踰法也少君在後而不豫豫急也是國

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

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

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

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聚眾而議敦敦然皆立

家語好生篇文頗畧

聚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

君子謂孔子也云云何若異辭耳孔子舉子辭也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

子曰云云辨矣又曰者一人議一人舉之辯與徧同然後君子幾當

從某子云云乎家語君子幾以君子之知豈必待

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

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文辭以下孔子世家

子羔為衛政家語作季羔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

衛有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

缺缺也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

子不遂家語遂作隧王肅曰隧從竇出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

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

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

也傾側法令傾側法令者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

於法也家語作君治臣以法令也臣知之獄決罪定

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

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

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

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論語集注 卷之十四

子羔為衛政

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

子不遂

罷子羔將去

親則子之足

家語致思大小異韓非子外儲說可并見

